

# 那些与青春一同涌动的诗

■郑蜀英

## 我与经典军旅诗词

诗离心灵最近,当然,也离青春最近。

20世纪70年代,我刚跨入军营。虽然当时几乎人人都是文学青年,但毕竟由于特殊年代的懵懂岁月,我所阅读的文学作品极为有限。能够说出来的也就是《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几部战争传奇小说,至于诗歌,几乎没有有什么记忆。

然而,某次执勤过程中,我偶尔翻到一本破旧的杂志,立刻被上面的诗句砸中了一下——没错,是砸,脑袋里觉得“咣当”一下,顿时就翻涌出好多的词汇来。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遗憾的是,杂志的残页上只留下半阙。我既没搞懂这是词牌为《满江红》的词而不是诗,亦不知作者传之千古的赫赫声名。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个年轻军人的远方,从此有了诗歌。

我的兵之初,始于云南边关。到部队的第一课,讲的就是“我们守卫的地方,有八千里边防线”。这不就跟诗里写的一样吗?尽管我的年龄离“三十功名尘与土”还远着呢,那么,改为“十八”又何妨。

那时写信有个流行的习惯,就是在信封背面根据自己和收信人的关系,写一句诗,显得亲近和有味。比如给同学就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寄战友则写“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等。

不用说,我此后寄出的信封背后,当然一定就是“十八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更重要的是,在以后头顶骄阳暴雨训练执勤,脚踩红土泥汗巡逻跋涉的军旅生涯中,我开始痴迷上写诗,并且非常固执而坚定地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理

想——成为一个诗人。

连队办黑板报,每周更新。指导员特意指示,在黑板的左下角辟出一块专门的“版面”交由我主办,叫“青年诗抄”。这让有了几分小得意,但也难免时常为“声名”所累。

在以信件为主要信息交流方式的年代,连队每周三晚上是专门安排的写家信时间。每到这时,我就可以享受到递烟倒水的待遇。很多战友文化程度不高,但每每和女同学、女老乡通信时,又想找些暖色的词句堆砌押韵就可交差。笔下那些“云中凝雨、风里有话”的顺口溜一日数首,亦属常事。

“诗人”自己当然要进行创作,题材大都是和工作任务相关。比如,实弹射击后肯定得写一写“战士与钢枪”;完成巡逻后“边界夜巡”当然是必选题材;时逢老兵退伍一定要用“永远的岗楼”感慨之……

许多年后,曾经写下的那些不论算不算诗的句子早就忘得干干净净。即便是整理书柜时翻到当年刊登在报刊上的旧作剪报,扫上一眼便赶紧翻过,那感觉绝非一个“窘”字了得。

但是,“少年心事在天涯,边关风雨尽笔下”。那些曾经与青春一同涌动的诗意,那些伴随人生的诗歌岁月,带给我心灵的温度、热度、亮度,却始终炽热于心头,远远超出和取代了稚拙的诗句本身。

正因为如此,我依然热爱诗歌。随着改革开放和艺术春天的到来,我更是被一首首古今中外的经典诗歌抓住眼球,直击心头。

然而,却有这样的几首诗在我心中占据着崇高的地位,被我视为永远的诗歌经典。

我曾在边防部队任参谋,虽然属于“跨界”,但我从来没有放弃对诗歌写作的努力。巧得很,我的一位首长生的孩子——一个叫刘光的高中生,不仅也爱好文学而且成为我的拥趸,常把自己写的诗文交我评点。我当然是抓住机会,总是尽情显摆自己那点可怜的文知识。

后来,我被调到军区报社任副刊编辑。刘光也入伍、上军校、毕业回南疆,成为边防一线侦察连的副连长。其间,他给我寄过几次诗稿。那时正盛行朦胧诗,我觉得他的诗过于直白,所以就压下来了。

人生若只如初见,这只不过是一段少年往事。但是,1981年12月5日,在执行侦察任务中,刘光为掩护战友血溅边关,22岁的青春与诗情,永远地凝固在红土地上。

紧接着,原昆明军区授予刘光“立志献身边防的模范干部”称号。采访这个典型时,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一首我退回去的诗——“临去前留给母亲一句话:把我埋在边境,不,这里不是多了一座坟墓,而是一座兵营。”

多年来,此事一直搁在我心头。不光是没有刊发此诗,而是我并未真正理解一个戍边士兵的诗意,没能读懂一个青年军人的诗心……

作为编辑,少不得收到许多来自南疆红壤、边关丛林的文学作品。1981年的夏天,有一位叫韦建勇的壮族战士寄来了诗稿。读后觉得尚有可打磨之处,就斟酌着说了一些鼓励之语和修改意见。

可是没想到,待再次收到诗稿,竟是浸血的遗作——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战斗中牺牲后,战友们从他口袋里,找到了那篇勾勾画画,显然是正在修改的诗作《这一夜》:“带着寒意的春风哟/请捎给祖国一句话/战士的身躯就像巍巍长城/战士

的枪刺更似重重剑麻……”

我流着泪编发并写下长长的按语。这时,从此就刻在我心底。

1984年,云南文山有一个叫王建川的文学青年入伍了。在艰苦危险的戍边任务中,他一直笔耕不辍地坚持在日记本上写诗。作为一个“文艺青年”,他有一个浪漫之愿——要把写满诗歌的日记本和军功章一同献给母亲作为生日礼物。

这个19岁的士兵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尽管他没能亲手奉上,但被鲜血染红的日记本和灿如星光的军功章还是一同被送到了母亲手中。日记本中写给母亲的诗歌,张扬着军人为祖国而战的血性,也充满了儿子对母亲的深深眷恋。“当巡逻的脚步送走除夕/妈妈,我送给你这本日记/孩儿一年的征尘,四季的足迹/全都忠实地记在这里……我已经懂得了战士的含义/当还击侵略者的炮声震撼大地/妈妈,请您不要把孩儿惦记/不付出代价怎能得到胜利/战士的决心早已溶(融)进枪膛里/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

习主席在视察烈士生前所在部队时,专门谈到这首在战场上写给母亲的诗,称赞他“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的军人血性。

文山是我的第二故乡,留下了我10年军旅生涯的记忆。因此,文山州根据王建川事迹创作的舞剧《老山颂》排演时,我受邀成为最早的观众。座谈时,有人谈舞蹈,有人评音乐,而我依然沉浸于穿插在剧中的一首首诗歌,并感慨万千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青春最滚烫的记忆/莫过于凝成热血中绽放的诗行/生命最豪迈的风姿/莫过于化作战旗飘扬祖国边防……

是的,诗歌离心灵最近,因此,它总是在用激情撞击着我们的胸膛。

## 作家作品

彩色精装的连环画《刘胡兰》迎着款款秋风问世了。这是辽宁美术出版社今年8月出版的诗画新作。作品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以雅俗共赏的形式展现了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和不可磨灭的精神。

15岁的共产党员刘胡兰,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的英雄事迹,深深影响激励着亿万中华儿女。1947年2月,山西《晋绥日报》连续两天刊登专稿,报道刘胡兰的英雄事迹,烈士的名字传遍华北大地。随后,毛泽东主席为她亲笔题写了“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8个大字。因战争原因,毛主席的题词送达水文县后,不慎遗失。

1956年12月,共青团山西省委作出纪念刘胡兰就义10周年的决定,同时恳请毛主席为刘胡兰重新题词。1957年1月9日,毛主席为刘胡兰重新题写了“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8个大字,手稿于1月12日送达刘胡兰烈士的故乡——水文县周西村。毛主席为一个人两次题写同样内容的题词,是罕有的。

我把这本新出版的连环画《刘胡兰》捧在手上,贴在胸口,闭上眼睛,静静默想了好一阵子。我小的时候,就看过《刘胡兰》的书。年轻时,老师流着眼泪给我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那些记忆,是刻骨铭心的!

“阴暗的天空下,汾水不屈地流向黄河。民族救亡啊,人民解放啊,燃烧着奔突的奋进之火。英雄辈出的吕梁山,有个云周西小小的村落。一个秀美的名字——刘胡兰,刻进了中华民族英雄的史册。‘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八个大字金光闪烁……”这是我这部作品开篇写的序诗。

在作品结尾,我写道:“英雄是民族的脊梁,英雄是永恒的战旗,英雄是祖国的骄傲,英雄是时代的火炬!让我们跟随英雄的身影,让我们踏着英雄的足迹,怀揣英雄的情结,追寻英雄的魅力。让新时代的太阳,从我们手上升起;谱写英雄的续篇啊,再创英雄的奇迹!”

我为刘胡兰献诗,每一章、每一节、每一行,甚至每个字,都灌注了我对英雄深深的崇敬和浓浓的情意。我想起今年春天,辽宁美术出版社孙郡

# 我为《刘胡兰》献诗

■胡世宗

阳副总编向我约写《刘胡兰》诗稿的时候,我没有丝毫犹豫立即答应了。我想,作为党和部队培养起来的作家和诗人,我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完成好这样的作品。

开始创作前,我购买了《刘胡兰传》等多本相关书籍反复阅读,进一步熟悉英雄的事迹。我构思着如何完成我的诗歌创作。在编辑的反复沟通中,我们一步步推进创作思想、生活深度和历史事实的精准性。那些日子,我沉浸在本书的绘画作者孟庆江生动传神的画作中,我的激情强烈迸发,最终完成了这本书的诗歌创作。

我希望这本书能进入更多读者的视野,希望我们的青年官兵,继承英雄血脉,赓续红色基因,在青春岁月就立志献身给强国强军的宏伟事业。

# 与英雄同行

——一堂文艺情景课的回响

■李贝贝 赵文环

## 活力军营

秋日暖阳照在某旅营区礼堂。礼堂内,场景灯转暗,舞台中央的大屏上亮起字幕,“与英雄同行,我也成了英雄——‘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与战友们的青春对话”。屏幕上,8个弹药箱分列舞台两侧。这是南部战区陆军文艺情景课开场的一幕。

近几年,南部战区陆军根据“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的经历,结合基层官兵的思想需要,先后推出《穿越时空的对话》《杜富国浴火重生青春励志分享会》等系列文艺情景课,让官兵走近英雄中受感染、在共情共鸣中受教育。

“自带‘流量’的教育者能打动人,更能激励大家照着做。”战区陆军宣传处领导介绍编创这堂文艺情景课的初衷。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是一支英雄辈出的部队,自成立以来便战斗在扫雷排爆生死一线,出色完成了边境扫雷、国际维和等多项任务,先后有6人获得荣誉称号,百余人立功受奖。这些英雄典型就是官兵身边的榜样。让他们走上舞台与大家分享成长故事,更能激发大家的奋斗热情。

今年8月,编创人员围绕忠诚、使命、奉献等话题,深入扫雷排爆大队采访,创作了这堂以青春对话为形式的文艺情景课。内容包含该大队官兵初入雷场、战友负伤、雷场遇险等亲身经历。

舞台上,杜富国与战友们面对面对话,带领观众走进“维和尖兵”冯俊、“刀锋勇者”刘泽锋、“雷场大厨”赵清明、“雷场坦克”丁先庆、“排爆勇士”董臣江、优秀大学生士兵徐靖等人的心灵世界,倾听他们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故事。

“富国,在你受伤之后,其实我曾有过退过的想法……”对话会现场,“排爆勇士”董臣江谈起自己的成长心路。董臣江还记得那段时间,队里气氛异常压抑,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大家不仅担心杜富国的身体状况,还有对进入雷

场扫雷的恐惧。

就在董臣江内心摇摆时,受伤后的杜富国却在医院追问医生何时能再上雷场。“我要替富国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使命。”看着英雄空荡荡的袖管,董臣江在心里暗暗发誓。

走上雷场就意味着直面生死。尽管董臣江扫雷排爆技术过硬,但在进入雷场前,他还是偷偷写下了一份“遗书”,藏在自己的枕头下。

“尊敬的领导,在我牺牲后,请把我的心血给我的父母用于他们养老……”当董臣江的这封“遗书”在大屏幕上展示时,现场不少官兵眼中闪着泪光。

“在面对生死抉择时,英雄没有选择逃离,反而逆行冲锋。”为了让这堂文艺情景课更能打动人心,编创人员多次与扫雷排爆大队官兵座谈交流,反复观看他们执行任务时的视频画面,探寻他们面对考验时的心灵世界。

“越了解越感动,我们在挖掘与英雄同行的故事中,深深感受到扫雷排爆大队官兵的忠诚与奉献。”与英雄同行就是与忠诚同行,与使命同行,与奉献同行”的创作主线就这样确立了。”编创人员之一的莫斌介绍,“扫雷排爆大队,已经成为英雄成长的沃土。这是一个英雄火炬在传递、英雄基因在赓续的故事。”

中队长刘泽锋带队向险而行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那是2021年5月,大理市青海湖清淤时意外发现了3枚二战时期遗留的未爆航弹。弹体锈蚀严重,一旦触发引信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面对群众的求助,中队长刘泽锋主动请缨带领2名作业手进入现场处置。“刀锋勇者”刘泽锋、“雷场大厨”赵清明,连续挖了3天,才露出引信和小半个弹体……”文艺情景课上,刘泽锋讲起这段经历,朴实的话语仿佛将听众带到了作业现场。

“扫雷排爆太危险了,他们真的很伟大。”现场聆听的官兵说。

面对死亡威胁,恐惧害怕是人的本能,英雄也不例外。副大队长冯俊曾有一次雷场遇险的经历。

那一天,大队像往常一样在边境

组织扫雷作业,中途休息时,冯俊刚刚坐下,战友董臣江突然大喊让他别动。

原来冯俊的腿旁有一根细线。他尽可能稳住身体,双手轻轻扒开覆盖的落叶,慢慢顺着细线摸索。“摸到屁股下面的地雷,冯俊一下就明白了其中的危险。他立即提醒身边战友退到50米外的安全区域。

“要是炸了怎么办?”冯俊脑子里一片混乱。就在此时,战友董臣江穿着防护服,拿着作业工具,走到他的跟前。

冯俊身下是一颗外军自制地雷,内部装有200克TNT炸药,是电起爆的点火方式。如此近的距离,一旦发生爆炸,冯俊和董臣江都可能当场身亡。

“董还是不剪?”望着锈蚀严重的地雷,董臣江也紧张到极点。

“剪吧,我相信你!”看着一直在纠结的董臣江,冯俊鼓励道。

时间好像静止了一样。

“队长,起来吧,没事了。”看着已经拆掉引信的地雷,长舒一口气的董臣江却发现冯俊依旧坐在原地没动。他仔细看去,才发现冯俊已满头大汗。

那夜,冯俊脑海里不断回想着白天坐在地雷上的场景,恐惧情绪折磨着他。“我可能再也上不了雷场了。”想到这里,冯俊有些难受。

旭日初升,新一天的扫雷作业开始了。尽管冯俊一夜未眠显得疲惫,但他毅然选择奔赴雷场继续执行任务。“杜富国在生死面前选择了‘你退后,让我来’,作为他的队长,我怎能怂。”

正是这种“你退后,让我来”精神的传承,让扫雷排爆大队官兵在面对生死考验时,能够始终视使命高于一切,始终用热血青春践行着“生死雷场何所惧,铁血丹心耀边疆”的铮铮誓言。

“听完他们的故事很受触动,我要接过英雄的接力棒,跟着他们一起前进。”聆听文艺情景课的新排长马添翼说。

文化虽无声,鼓之似雷霆。在南部战区陆军系列文艺情景课的激励下,官兵崇尚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的氛围更加浓厚。



| 阅 图

## 开桨竞逐

倪 帅图/文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海军士官学校组织军事技能对抗赛的场景。我采用长焦镜头、高速快门的拍摄手法,以二分构图法,定格了军士学员参与舢板竞速的场景。学员们比胆魄、拼耐力,练战术、强协同,展现出顽强的战斗作风。

# 盼望有信来

■舒德骑

皑的雪山。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边防战士心中最期盼的是什么?那就是收到亲人或朋友的来信!那时,每逢星期六,只要通信员从山下上来,人还没到山口,大家就急切地跑了出去,把通信员团团围住,迫不及待地询问有没有自己的信。收到信的人,有的喜不自禁欢呼雀跃,立刻撕开信封;有的拿过信来,反复在手中摩挲,半天还舍不得把信拆开,尽量延长着收到亲人来信时的那种幸福感。

那信里盛满了亲人和朋友的关心与牵挂。字里行间,有父母慈祥的身影在晃动,有妻子孩子温暖的目光在闪烁,有友人真挚的话语在流淌……

书信,在远离家乡的边防战士心中,就像是一束赏心悦目的格桑花,让人有了精神的寄托、心灵的安慰,从而能更加坦然地面对艰苦的环境,面对未可预料的生死考验。

写信和读信,都会让人产生一种难以言状的幸福感和欣慰感。信中哪怕只有只言片语,只是一张爱人或孩子的照片,却浓缩着亲人、友人之间的一种情、一份爱、一种心与心之间的交流,使人感到在茫茫人海中,还有人思念着自己,自己也还有值得思念的人。那感觉,无疑就像一缕阳光投射到游子的心田。

当然,如今的通信方式更加直接、快捷,可这种交流方式,总感觉像一阵风一样从耳边吹过,过后便不再留下痕迹。唯有手写的书信,像一瓶醇酒,收藏的时间越长越珍贵,越能唤起人心中最值得回忆的过去。一封封书信,是人生旅途中一颗颗闪光的珍珠,是亲情、友情的见证。所以,几十年来,友人、友人给我写的那些信,我都舍不得丢弃,而是像宝贝一样珍藏着。每每翻阅这些信,就能唤起一段美好的回忆。

## 剑 花

好长时间没有收到一封书信了。平日走过小区收发室,我总要浏览一下门口那块小黑板,看看有无自己收信的通知,但总是失望。

现在的人似乎越来越懒得写信了。平时手指一动,手机上打几行字,或电话放在嘴边,该说的便说了。是呀,随着科技发展,现在的人都不愿再劳神费力铺开信纸写信了。

有了现代化的通信工具,不知怎么,我却愈发怀念起写信这种“落后”的通信方式了。过去,写信和收信的那份情愫、那份欣喜、那份期盼,以及读信时的激动,现在少有了。

记得当年在西藏当兵时,四周是皑